沈氏日旦

沈氏日旦

吳越逸民沈長卿幼宰甫著

崇禎二年春

或問蘧說之義竊聞教矣子亦有關乎否答曰弋說初出邑父母周侯稔稱之謂言官有毀無譽但刺慝不薦賢切中今時惡薄情態既而周爲御史所薦賢多人臺省翕然效之至于今散秩亦薦人矣武弁亦薦人矣或以賄薦以情面

鷹矣或薰蕕異調各以臭味薦矣弋說不階厲乎從來救世之書風俗默爲旋轉然發一藥則變一症此子有觸而取義于蘧也

富貴之徒祗就其一家一姓之所積與夫丘壟所廕之厚薄以爲榮枯至若三大功臣七才子之類係闔郡閒氣所毓不專以一家一姓堪輿論也蜀生三蘇而眉山草木萎死此其証云

議論無宋氣者宋朝止陳同甫一人。卽蘇文忠

公猶畧帶些宋氣。

梁大通間攺複道曰千迷道詰曲二十餘門以試曇鸞大師大師孑身獨出不假典客而足無悞武帝異之夫梁武崇信佛教不求悟而顧求迷耶。因此知隋之迷樓。非煬帝所剏。或昉諸此耳。

迷陽[illegible]吾行迷[illegible]可畏也先[illegible]得[illegible]

國初高太史啓字季迪其詩直超宋元而接脉于唐其逮至都而論腰斬也因魏觀以太常卿

出守郡、旋徙郡治、乞高公文上梁、而衛帥誣觀有異志、併波及高後世寃季廸者、仍以詩文故而魏觀之死、等諸螻蟻、無哀之者矣、

忠臣如還債兒女賊臣如討債兒女此前輩舊論也吾即其意廣之忠臣轉世必討債賊臣轉世必還債安知鐵鉉非徐有貞前身嚴嵩非于謙後身哉雖然在漢爲亮在唐爲臯丘山之下諱姓不諱名則正氣豈因輪廻改乎此吾有激

之譚不可向痴人前說夢也

古今壽者多矣而至今屈指彭祖人不可以無年古今富者多矣而至今屈指石崇人不可以無錢若乃無年無錢而顏淵獨聲施不朽人又不可以無學不可以無行也

桃核卮銘爲吳中丞座師壽

結根吐蕚兮逢島外實中虛兮是道飲此旨酒兮難老何必安期兮獻棗

脩眞書謂啖桃花久能令人容顏悅澤如酡夫如是則山癯野叟終日食萊當化爲藍面鬼終歲食豆腐當美如冠玉皙若傅粉乎

張謂贈喬木詩如今五侯不待客羡君不入五侯宅如今七貴方自尊羡君不過七貴門嗟乎拒客而猶入其宅妄尊而猶過其門亦太無耻矣流俗盡然木獨不爾故可羡也不然色斯舉矣人顧不如鳥乎亦何羡之有

鮑防雜感詩遠物皆重近皆輕。雞雖有德不如鶴。自衛懿公以鶴敗而乘軒貽笑遂使鳴皐聞天之物等于溜康之玩。是鶴以人輕也。然趙淸獻之所隨。林和靖之所放。卽此胎禽羽族。則鶴仍以人重矣。雞之五德亦強加名目焉耳祖逖起舞。高鳳飄塵。豈因其有德而屬念哉。鮑詩借以自況以遠近分重輕而雞鶴相衡亦擬物不于其倫也

孝衰于妻子猶盛德事也孝衰于奴婢孝衰于狎邪之淫朋

天理不外人情自世有狥名之輩逆情以飾理

一切人間讚賞之事俱不可令鬼神知然一切人間唾罵之事鬼神未嘗不矜宥焉予謂倒溉賢于鄙攸遠甚非有道者不能知此說也

貧難起家者必由內助富厚廢家者必由內蠱無助無蠱譬傷寒病以不服藥爲中醫也予何

以知其然于僧道居積知之
國朝駙馬耙家進士者。馬模、殷爾、孫純俱夏邑
人也。梅督學山東爾自言爲汝南侯後願改武
階。自齊民尚主。而帝壻帝女。隔閡于閫姆。不得
自由矣。
奄忽隨物化榮名以爲寶古人非啾名不獲已
而托之名也三皇五帝道德安在三王五伯功
業安在亦只留得一箇名在天壤間耳至于名

雖云不朽總屬烏有矣故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皆無聊之詞也酒果勝名則獨夫酒海足以自雄何必作如許惡遺臭耶遺臭與流芳並垂不朽亦總不離乎名亦總歸烏有

古人作詩即將同時人姓名如崔灝李白之類于題句中直書不諱豈若今人一片世情稱公稱翁之不足而丈且兄之也稱之曰子遂以爲弁髦之矣竟不知孔孟只稱得一箇子、

宮闈中所積者伏陰之氣。邊塞中所積者驕陽之氣。閫閾中所積者窮愁之氣。山林中所積者淹滯之氣。冠紳中所積者曖昧之氣。狴犴中所積者寃抑之氣。六氣鬱勃上干天和。則爲旱爲潦。爲兵爲疫爲災異。必然之勢也。君相調燮于此加意焉耳。

堯服桀服皆帝王袞冕非曹交所得僭也若云遵其制度不敢異服以違時則凡有唐之民皆

堯有夏之民皆桀奚又不獨曹交一人能自異也今之人戴綸巾者卽是武侯乎着羊裘者卽是子陵乎又聞學院試題、令交九尺四寸以長、一生文以九尺對四寸、分作二比被黜、可發一笑

賢才在朝如朱魚在沼衆魚不以爲侶而臨觀者又注目焉故位必不高鄒陽不仕漢而曳裾于梁豈得已哉向微上書自白幾爲獄中鬼矣

惜子雲

臣王莽諂董卓者何啻千萬人而单以子雲中郎藉口彼何嘗居高位哉特享高名耳二子才不甚高但氣色稍異于衆如沼中朱魚當時朝臣盡蝦鱉蛉蜣之流郎同渺共事時已崖異之矣夫士不爲龍見而爲魚潜真可惘也

壯賢持論云爲兒孫作馬牛已可笑矣然不失爲痴有真正惡人于骨肉閒作秦越視者又不可以遽之一字加也

古人謂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此自一說葛覃詩薄汙我私薄澣我衣。則是衣不如故也。楚詞驩莫驩于新相知。則是人不如新也。

鹿鳴如笙簧之可聽小雅呦呦章蓋取義之興也而晦翁註不及此豈生平未嘗聞鹿鳴歟予月夜于泉署中乍聞因有觸于詩因思犬豕牛羊終日鳴故無好音鹿終日不鳴故有妙韵默之一字鹿能人不能也

熹宗末年虞開事例以助大工納銀若干。准其節孝。及魏璫敗而共詆之曰此崔呈秀所係也。良心喪矣乎謂此正良心未泯滅處。其時有五虎五彪十孩兒在。豈容呈秀一兒專美耶。

晉公子重耳受餐返璧。此載在左傳以故辭饋者答柬云返璧今人誤曰完璧曰完趙則紕繆極矣藺相如事于交際有何關涉而引用之耶冠紳中尚訛以傳訛何責于齊民也

木蘭女代父從軍十年邊塞而歸覺其非男則貌可想矣不然同澤中夫豈無好外者能自匿乎卽不然亦石女也唐人作木蘭詠多矣未有疑及此者子言豈穿鑿耶

友分益損師亦分益損非北面事者卽爲典刑也試以母譬之座主爲生母親近世受業師但漁獵束脩者爲乳母督學提調之師成均六館之師尊而不親爲嫡母至于拜門生認老師則

水滸傳所稱乾娘者近是、

論衡述魯哀公之問以西益宅爲不祥劉向新序改而爲東益宅夫東西懸絕吉凶應相反矣豈別有說耶策馬力之將疲莊生以爲顔闔新序又以爲顔淵也、古人著書率意下筆、而不深考類如此、

牡丹芍藥性喜糞穢而蚯蚓藏伏于下以齧其根則枝葉稿死安得吐花是世間逐臭者無如

蚓作孽者亦無如蚓也頑云無求于世乎。金陵之俗衆爲政一云斧子。一云鎖子。一云回子。一云辣子。各萬餘自相黨援何謂斧子蓋豫章人持斧而斵者也。一夫受枉萬夫捐助或每銀幾分或每錢幾文共控于同鄉縉紳。使主其事。必勝而後快。何謂鎖子乃徽人之貧寠以造鎖爲業者也。其齊心協力亦如是。至于回子最可畏焉銅錢之高低貴賤。陰操其權。而官不敢

[illegible]生人才供一 [illegible]云用何[illegible] [illegible]陵[illegible] 相[illegible]術[illegible] [illegible]思於論 不免過激

問民不敢不從爲政者順之則相安逆之則變起所云辣子即土著無賴是也今天下幸無恙耳設有緩急何計調伏此四子哉予有說焉進賢冠下人各有心衆欲爲政尚不能以材智相椎長而此輩反成臂指之勢則其中有絶倫者焉援得一二而萬夫皆可使也漢唐宋蒐羅之術廣不盡束于科目　本朝但以科目繩世而三途中復不能盡其用殊可嘆也

金陵之俗田民才過市民、山民又才過田民與他處郡邑大異、四方士大夫來宦此者、不可不知、

國家之弊千孔百瘡歲復一歲依然如故頃爾改絃易轍則愚侗之氓駭矣譬石榴焉花葉茂密而蛀蟲剝蝕殆盡僅存皮骨耳多事者燒之剔之塞之榴立萎矣賈長沙王臨川豈知此義故古人惟蓋公爲不可及也

漢桓帝建和元年十一月有五色大鳥見于濟陰郡之巳氏縣時論以爲鳳非也梁冀專權羽孽示異癸亥歲中州五色大鳥見時論亦以爲鳳未幾逆璫魏忠賢流毒天下矣其時言官之糾彈絕日官之占候亦絕賢士大夫非死即黜無得免者

當今財匱其因有五一在俸薄蓋俸薄則家用不支難責以簠簋之飭猶如牽餓牛入場圃而

麥稍能不損乎一在喙多侵牟者猶鼠同眠絕無異議潔已者執法而謗興雖劉晏持籌韓滉握算不旋踵敗矣一在苛科目而忽刀筆總一浙人耳。進賢冠例不得入戶曹胥史千百成群。作奸犯科。何所不至竟不知天下清官固少清胥尤少也。一在不久任不交代席未煖而秩已遷矣一在不器使人之材智各有所近做秀才時不問家生。一旦居官。使掌錢穀。吏書何修而

得此哉。此五者財匱之大端也人但知戸工二部不得其人不脩其政足以耗財竟不知他部昏亂勢必貽累于戸工也

暮春新綠滿園海棠柔枝嫩葉更可人意倏而無風自折以飛鳥爰集故也園中不乏勁柯而偏集于此想枝折時應驚怖無措乃知白下烏亦奇蠢寧獨犬吠主爲可異哉

銓曹書役頂手每三四千金揣其弊藪多在胥

亦頗有人議及我朝者

史異途于意州縣佐領係民牧必須用隔省人做至于倉場巡簡驛丞等微官只須用本省人足矣一則免進京赴部守候之費一則籍貫履歷朗朗可稽無黒虎跳飛過海活切頭之弊一則桑梓之地恐日後仇家報復不敢為惡其選權或聽本省撫按主持季終類報亦甚便也豈銓郎可進退大僚而撫按遂不得黜陟小吏乎如此則銓部事約而弊稀銓役頂手不華而自

廢矣。此輩實繁有徒錢神通天遇清通簡要者
不容其席倭輒嗾人彈之逐之于不便已處輒
以　祖制藉口夫頂首踰千金黑虎跳等諸弊
相沿二百餘載亦豈　祖宗制邪
上封事者遇難處之事動輒曰當用風力甲科
夫劍賜尚方身膺蟒玉棄城而逃者非甲科乎
呼逆璫九千歲懸晃旒像旦晚行五拜三叩頭
禮者非甲科乎安得吐此陋語供天下後世笑

北心徐
梵天白話

端章縫中有巧諱者曰漢重外戚竟受外戚之禍唐重藩鎮竟受藩鎮之禍宋重理學竟受理學之禍　本朝重科甲亦受科甲之禍否有識者聞此可爲寒心

國初鑒胡惟庸之覆轍因不設立丞相此得失參半者也權輕固無莽操之奸勢渙亦無姚宋之績言官糾彈固足銷城社之孽議論掣肘亦頗滋築舍之疑

夫人聚廬托處祇父子兄弟夫婦而已至于死

園林。必當築朋友之室。孟嘗君代舍幸舍可

法也。古人用美人行酒不似今人之拘但不當

如王敦毒手客飲不盡輒殺之耳

夫人少時束于家嚴不敢縱逸及長頗受科舉

之累及通籍又受居官之累至于罷官後儘可

自適而橐中或未辦買山錢或力能歌舞燕樂

恐後裔效尤或後裔亢宗而室有老妬婦相壓

皆苦境也或數者皆不慮而髮落齒搖之濟勝具則不如速化爲快若至老而康健又無諸苦趣波及便是神傫顧反動而掣肘適有進鄉賢祠痞塊結于胷中未銷負泥犂業報也丁卯歲吾杭進鄉賢祠者。一案十人。鄉評相嘲。有許由林逋願出鄉賢議。則僇辱殊甚。吾拈示以破斯人之惑

蕭穎士孫女流落爲賈人妻論者惜之以爲文

人之一厄近世有身項冠紳惟恐其女之不流落而執箕帚于銅臭之門何王源多而沈約少也

陵陽子仲服遠志二十年有子三十七人杜子徵服天門冬御八十妾有子百三十人此出抱朴子考醫家種子方未嘗以二藥爲君而二子单服之見效豈別有說耶

隆慶丁卯先人以鳳陽司理分校南畿所取士

三十二人蘇徽居多既而爲直指忤權相江陵張致政歸田則蘇徽交態大異乎趙庭慰解之非蘇厚而徽薄乃蘇靈而徽蠢也其最有情者爲顧大典顧允元其最無良者爲徐學易余啓元先人拔詩淶他日宦遊必無忘懷于此今乎則成死灰未紀之以勸懲來茲可也

夷音可通于華者以其音合之于宋故可譯也九天禽語九地獸言安從譯之古人通鳥獸音

者、不獨公冶長介葛盧也、虞夏之時有栢翳、三代而後有和蒐、有王喬、有楊翁偉、有楊宣、有李南、有成武丁、有公坊、有魏尚、有宇文仲、有管公明、有沈僧綵、有張子信、有白龜年、有孫守榮、至若遼宗室神速姑、能辯蛇語、抑何奇也、予謂此或精數學而假借鳥獸、以神其說者、不然輪迴墮落、應有追傷宿世報應等音、而諸子所號、史冊所傳、不過粟米狠戾、與夫悽死之聲、及隣境

情事焉耳。又不然。莫慧于聖。豈三皇五帝周孔夷惠微箕諸人。無一人知者。尤可疑也。更有說焉。闔之土音。漳泉與福。自已各不能互曉。而況他郡乎。猶是同類也。莫能知之。況異類乎。

延陵季子掛劍徐君之墓樹而去。此古人假托之情非真也。其聘晉還時。取道于徐。則專諸刺僚事。已遙聞矣。公子光之爲人窮而悍。札借詞脫去寶劍。以示不設備焉。不然使事雖畢。自徐

歸吳。尚有千餘里。負劒亦可防不虞。曷爲輕棄哉。札始而致劒嗣君。嗣君以先人無命、不敢受、則徐君亦廉介者、曩時未必目覩而色欲之也果色欲之未必不露于其子矣札此時亦未必心許之果心許之則以賻爲辭而令其可受矣豈應于身後發其隱情、而居人于墨、致嗣君愛父以德、蔫不可受邪、札總欲自白其廉自標其信以鬪于光、而銷弭于無形、非眞情也、

申包胥超處在辭賞而逃然亦其見幾處也假令受賞而居高位則當伐吳以報仇是時吳强而子胥得君談何容易包胥善于藏拙故逃也包胥智者不智、則求救于晉矣、晉許而懦、不足恃也、可恃惟秦、竟藉其力以復楚、戰國魯仲連全學包胥其却千金而逃去非爲名高也、蓋不肯帝秦後有許多禍患、須人料理、而以一去結局、譬放火者不得救焚之人則延燒廟社、罪莫

追矣據事勢則申猶緩曾更急也、
程嬰自刎以下報公孫杵臼于地下論者以爲
太過予設疑端使後賢酌焉或屠岸賈之黨未
盡滅者欲甘心于嬰而伏戎叵測抱隱憂乎或
孤兒禀勾踐之性不可共安樂乎嬰死而武服
衰三年假令嬰在則山中十五年父視之僞跡
一追想之不以爲恩而以爲耻因以爲仇矣蠡
去越後勾踐何嘗不黃金像奉之而竟殺文種

掩脊糞之羞泯石室之辱也嬰得無慮此乎下宮之難取他姓嬰兒殺之以愚諸將無辜凶天情實可矜嬰必以頸血償乎抑或者幽明境隔地府之事人世不知則人世之事地府亦不知而不惜捐軀以下報乎高明之士幸再索之以廣予所未及

戒色之言發于慈母則信出于妬妻則疑飲酒近婦人紂以之死信陵君以之生一切忠佞禍

秘。因人轉徙者也。故同一惜費也在富翁爲慳吝在貧士爲寒酸在君相又爲節儉矣同一不治生也在豪傑爲倜儻在常人爲遊惰矣猶今時官評甲榜之風采即科貢之浮躁是科貢之罷軟卽甲榜之持重是也此南華眞人齊物論所由作也

晉天文志謂五星之精降于地則爲人熒惑爲小兒歌謠嬉戲故云匹夫熒惑諸侯蓋取義於

此也、

南斗屬吳越分野、民謠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而其禍則吳越受之、歷考前代熒惑守斗入斗者一見于漢元鼎、未幾南越反矣、再見于漢永和、未幾丹陽賊周生訌矣、三見于漢熹平、未幾會稽賊許昭等僭號矣、所云天子下殿走、不盡然也、韻叶相協、如形家乾記兒孫代代作三公之類、然其徵應亦分久近、梁武大通中示異、

而十三年後方有臺城之變、　本朝洪武二十三年垂象而十四年後迺有靖難之師、嘉靖庚子著祲而十三年後蘇松遭倭寇之慘、其閒如漢孝武我、　世宗皆英辟、萬無揣越之理、即順靈肅王亦獲免于蒙塵、則下殿走之謠不驗、梁武與建文舉動如是可盡諉咎于熒惑乎、天啓癸亥六年夏、熒惑犯南斗、而入之、而守之、殆月餘、將以魏忠賢群小當之乎、抑別有杞憂在他

日矣吾以叩世之前知如管輅者

丙寅冬武林黃貞父先生病故一時訛傳因看

魏監生祠言語不謹內臣甃之杖下遠近合喙

如郎真者予戲云他年魏敗贈光祿少卿之根

倪此矣至戊辰春則魏已戮屍閒磔而此事果

登白簡古今節義如此者可勝道哉黃生平好

名瀕死而博得美名曰可瞑矣夫

仕路中如沈同和之白丁而不敗露者不可謂

無其人野史載松滋令姜愚無他疾忽不識字以為奇疾予謂美愚原不識字亦無他疾也

九世同居者不止張公藝已也婺州浦江鄭綺亦九世共爨其十世同居者有京兆惠從順焉有保定軍孫浦襄州常元紹蔡州黄美解州董孝章河中姚宗明焉其十三世同居者有江州陳昉焉其十四世同居者有河陽陳芳焉其十五世同居者有信州李琳焉其十九世同居者

有會稽裘承詢焉、並載宋史。以予揣之、大都得力于貧、貧則無可爭。亦大都起家于農、農則無暇爭。故能久也。豈盡人人賢哉。至謂能忍與無聽婦言、豈其然乎。下此而五六世同居者不足異矣、况其間有獨子单傳者哉、後魏博陵李几七世同居、長幼一百九十八口。宋德化人許祚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八十一口、青陽人方綱、八世同居、長幼七百口、族屬繁衍、食指不支、未知

何法以調之也古人累世共爨傳為美談今人一家之中突烟四起悲夫不幸兵戈亂離雍睦者骨肉相衛保其丘墓即玉敗鼎遷而家風如故否則蕭墻之內有不忍言者何暇怖藩籬之外乎

內丹未成而服外丹者輒死精氣內也非金石之藥所能堅凝四肢百骸外也非金石所能變化內丹成而不得外丹則止于不死而不能飛

行上昇外丹之力可點瓦礫成黃金何況化皮骨膚髮乎古人輕服外丹隕命者皆智巧之徒未必方士能惑溺之或者誤認吾內丹已成而自着魔耳至于試黃白之術傾橐以殉則愚不足憫天下豈有貪財神仙又豈有神仙之丹肯充凡夫之橐者哉

國初耿秉文首授長興一則取其名號之吉蓋長者久也興者隆也一則舊說謂湖州永無兵

火之災攻其所不備也一則梁武時有王氣在三餘之謠祇從餘干餘杭餘姚三縣厤勝而長興邦有餘干山餘疊溪餘魚蒲正可當三餘也聖祖用兵之始名世開國之初臣子不可不知

客有携觴小有園賞芙蓉者酒酣感憤時事予戲言但當愁天不當尤人客殊駭聽予曰子不見沙門標題于刹宇乎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

行好事人所以不行好事者由天不曾生得好人子但以尤人之念并注于怨天此段姻緣天不得不受客笑而不答

詩韻惟七陽易押、故蒙師口授兒童所讀千字文、百家姓、二小書、皆宗此韻、

崇禎改元初年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海颶忽作漂沒人民無算最受災者海寧海鹽及蕭山等、近江之邑僵屍各六七萬浮于水面婦人有裸

體而手帶金釧者盖水夜發不及着衣也城郭中尚無恙此亦異變特紀之

水退後棺價騰踴善知識不能遍給以菷席葬之沿海居民無恙者所得漂沒傢器甚多獨杉木有商人印記在亦為豪有力所得嗟夫上蒼有一番災譴即有一番督察善知識何不自愛乃爾

猗猗閣記併附翱風軒籛齋二記

古之康侯號最賢者無踰衛武公年九十五猶令人呼已爲小子不茀壽且譙也箴戒于國恭恪于朝是其姱節也膺聖番名有斐進德是其風猷也而得力處迺在淇澳之篇當時朝歌諸邑豈乏他植而菉竹起興其致固已超矣友人暴乾先備道其居亭成國之賢袖中出三記示予一爲猗猗閣一爲翔風軒一爲籛齋曰子其記之予曰君業已記矣再則贅曰子其合記之

予諦觀三記所稱閣軒齋者脊麗于拓園園可百畝許公退食暇所逍遥快適處也綵竹肉洶勳家所自有而一種清風素節超然聲華之表者非猗猗莫肖非閣莫寄則繹公命名之意端不在衛武下予緬思古人房千里所記竹室王元之所記竹樓祇于椽桷楹牖間斲虔而為之但戕竹形未領竹趣孰是圃篔簹而藪階砌領竹趣者非公其誰况王猷命駕元屬江左遺事

公以廉靖之品寬綽之政雅鎮于留都泮渙既
自得體又不失朝廷所以用世臣之意浸假而
奉命北征承　聖主之淸問訢窮民之積疲于
以調其協風暢其惠風分其緒風振其英風紓
其疾風皆于是乎在德意之所翔洽行將風馳
而遍寰宇直留都已哉翔風軒公所以自期籤
齋客所以期公也葢宇宙之太和元氣半係世
臣之培篤世臣之精神命脉全視其宅心之厚

薄以爲延促公仁人也仁者壽定理也還以壽
世壽民而壽國不獨壽身昌後其餘慶耳豈斤
斤吐納之術導引之方效山瞿野叟之壽以爲
壽哉嘗試就竹而按之竹之受風宜風衆所知
也而竹之爲籔君知之乎後凋勁節不殊于松
然歲一生筍凌霄而拂雲孫邁其祖以相禪于
無窮則竹所獨也故泰以五大夫之爵封松而
三代勒功銘勳非鐘鼎即竹帛以識不朽此說

君未之前開也合而觀之猗猗者竹之生意耶猗猗閣者公之生趣耶翔風者天之噫氣耶翔風軒者公之逸韻耶籛齋者銀臺趙先生取義老彭以祝公而拓園者公借園以自拓其才情德度不使畛域局耶公行矣盍深惟拓義而廣之自南自北等園耳拓園百畝拓疆百里等拓耳公何不效召穆公之闢國以光照其先烈即衛武公之平戎佐周何多讓焉金臺市駿之地

葺舊圃而新之而以予記為券安知非公之新
豐乎予與公有姻婭公曾以記屬予而未走筆
茲因暴友之請而記之公意以為何如
巳巳元旦後三日燈花復巨如前夢中自吟調
成白雪憑誰和、命到紅顏只自嗟、醒而續之巫
女若聞郢曲奏、魂隨屈賈赴長沙、
詩之有韻如射之有彀要以法束其才也唐人
詩甲千古。不能不依晉韻。誠難之也近時刱為

違韵之調復何難哉特因其起家甲科山人輩展轉倣之然類處似彼佳處又不似彼向時生吞活剝于何李者今復强扳硬証于袁鍾可笑也

田横乃田和苗裔也和求爲諸侯而横顧不屑爲諸侯至于自殺惜五百人碌碌無以此說寬之者

徐庶之歸曹也終身不設一謀魏徵事文皇刧

有許多好話徵不惟慨慷慨息嫣遠矣

武帝殺鉤弋、景帝殺栗姬、皆呂后遺毒有以啓之、然天后辣手百倍于呂而帝楊張諸尤物繼起自若也亦存乎其人耳唐中玄肅較漢武景逕庭矣儒生操筆于武景既訾其刻薄于中玄肅又刺其昏庸將何術而可

古人喜佩劍故詩中有吳鉤豐獄等語今人無此習而詩猶仍之可笑也漢書以裁擇爲財擇

乃抄謄剞劂之誤而後世據以爲奇尤可笑也斯之謂爲

古人執笏不但覲君想迎謁上司亦用之所謂垂紳正笏二物原不相離也東晉易名手板新亭之役桓溫叵測王坦之倒執手板此其証云唐段秀實以笏擊朱泚泚方謀叛未篡實位秀實執笏在手欲何爲乎又其証也說者曰笏者忽也人臣有所奏請慮其忽忘則書諸笏此或

因呂端故事而附會之端以笏書大漸二字召
太子、義嚴而跡奇、有叚之風猷、無王之戰慄、不
忝此笏者也、

韓愈三上宰相書蘇洵上田樞密書說者鄙之
以為漢世無此文字而不知自隋王通始也通
獻策不報作此辱人賤行而世無非之者反師
尊為夫子嗟乎古之上書乞憐獻策希寵者多
矣而三子獨傳愈洵受文章之累通受道學之

累也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謂之五福而不及貴者非遺之也欲令居高位者失所恃也人主喪身亡國皆倪于拔貴貴則責望難副受享難酬何福樂之有貴而兼此五福是爲六福貴而缺此一福且不成其爲四福矣此聖人微旨也更有說焉桀紂天子也其貴猶不足恃況盧杞秦檜等奸相貴極人臣直有限之榮耳顧欲驕

天下士哉

周衰權力用事道誼湮微孟子標出天爵闡明天子諸侯不敢輕與士友語雖過于透露絕含蓄然救世之言不如此則人心不動戰國說客全靠這幾句話糊口比于沙門飯僧福德子輿莫大焉食客三千但知感孟嘗恩抑末矣

鳥有極異者大於燕小于鸚鵡名收香倒掛聚諸香貯羽內夜倒懸于架移晷不動徐散之

香滿籢幞蘇子瞻所謂倒掛綠毛么鳳即此物也性馴擾出入人懷袖間又好集美人衣上費氏星槎勝覽謂爪哇國有五色裝香倒掛鳥今蜀中不聞有此則李贊皇所賦扇中五色桐花鳳又非此種矣

畫家以人品重者文待詔徵明有三不應謂親藩中貴外夷也其次陸叔平治以諸生老而負節癖其畫皆不可購得者呂紀林良所長翎毛

不應所 沒時 其聲 俱耳猶之 技稱非 於消也 執原界 亮為人 目漫 亦不 俗

俱以薦入金吾供役仁智殿時論輕之張平山路善人物為孫憲使所辱標其左指以右指畫鍾馗幸左轄愍之得解戴文進璡被徵為畫院祇候以讒歸以憂死此數子雖欲遂其高而不可得然皆以翎卉人物震動俗目者也徵明輩山情水意此曹實不契合否則三不應中有一迫之者殆矣擇術既異榮辱斯分豈有幸有不幸哉戴無所丕丸長於米謂謙徵明輩一籌外矣

落霞與、孤鶩齊飛宋人以落霞爲飛蛾非也、飛蛾羽色不佳有何景趣、而勃入賦蓋秋水長天係二物、極上極下、落霞孤鶩亦二物、無情有情、合之爲一、則景趣聿新

昔有使虜者虜云白玉石天子建碧室使者對口耳王聖人坐明堂爲虜所哂蓋以壬作王誤也而以王作玉虜亦誤何不曰口耳壬中國生聖人對義結聚于第七字、而石室壬人、音韵亦

惕庵幾畧癸

唐抑所文獻萬曆丙戌鼎元也座師舉觴相賀曰勸君更盡一杯酒唐答與爾同銷萬古愁。思亦巧捷 語氣不祥且對師稱汝亦失言不恭

人但知名教縛人不知方外亦自有縛禪林題詩染翰法家引經斷獄皆外道也吾有說焉九流中有所謂雜者逃入此窠窟庶得自由非刺或可免歟卽有非非刺不過非刺其雜而雜之一

流吾蚤已扼要爭奇則毀節譽矣
尚書曰方命圮族孟子曰方命虐民方命作違
命解非也凡物圓則流方則礙方命乃拘攣執
滯而不通故民受其毒蓋布命者定爲律令不
得不方奉命者當相機因俗隨時切不可方內
方未免以學術殺人外方亦未免以王政殺人
也能圓活轉徙卽平易近民處此說漢儒趙岐
所艱而其旨未暢予特暢之

或問如何是不方命牓樣答曰吳越風俗以充里胥爲辱爲累閩粤風俗以充里胥爲罷爲利總是東南一塊土而其情已氷炭矣拂而施之則我施之爲雨露彼受之卽霜雷然令甲未嘗不責均役戒包攬也拘方囿執民何以堪年荒而禁鬻子女則併父母俱塡溝壑矣不若聽其鬻以糊口猶可兩全耳若歲稔許其加息贖還則貧富胥沾愷澤然方其危迫時稍露贖意則

富者皆不鬻貧者無生路矣即販鬻他所猶愈于餓斃桑梓也至于年荒而禁遊船禁演戲禁土木長民者何厚于富室而惜其費何仇于貧民而絕其活命之路必欲使庖人舟人伶人梓人等速死而後快歟凡此皆奉命而不圓活以方圯族以方虐民者也嗟乎時秖塞人心廢能不方命者絕少故王荆公流毒直至于今也

山人徐渭爲總督胡宗憲幕賓胡獻白鹿而表

出徐手　永陵嘆賞惜哉胡之攘爲已有而不
以徐薦也宋濂之薦方孝孺亦　皇祖詰之不
敢隱耳然胡公受禍時徐獨無恙則未必非福
蔽賢適所以保賢哉

項羽之失天下不專在弑義帝古篡叛得天下
者多矣何嘗重瞳吃緊處全在棄韓信不用而
二事增皆坐視不諫假令羽末路悔而以是讓
增增何辭自解免耶試提衡觀羽不負增增負

羽耳疽可無發于背鴻門之計羽縱聽增其肘韓信尚在善謀如良平不推戴之立爲韓後必與何定計招之以共翊漢又布越協心助力羽未必能遽混一焉何者曹孫智勇十倍于項孔明一身未必遠過三傑而劉禪帝蜀無恙則孝惠何獨不然乎此論雖破天荒亦借蜀漢事作前漢粉本而非翊也

文園以稱病重于漢隱侯以善病表于晉後世

士流作清態者無病而詐言有病夫即眞病也詩文愧二子但病與之同則凡紈袴子弟肥軀胖腹能啖東坡肉者與斯人之詐病不差絲毫而病則云清肉則云俗亦舉世之魔也

新安富人輒喜刻書貲有餘也鏤版頗精整然輒喜改書傳至後世慧心人動疑漬旁搜原板對証爲古人雪寃亦快事也予閱蘇子瞻全集謂其中僞文頗多鬨者駭之及覽子瞻尺牘自

言不幸爲人所僞乎始自信目力之確閱袁中郎狂言觴政瓶史等篇俗而且酸絕非名筆後見袁小修爲其兄序亦云狂言等篇不知何物所假非家仲筆也乎不覺失笑

符呪之術有靈有不靈固係授受之高下亦存乎其人耳總此鬼頡而農夫握之則字拙文士握之則字佳故楞嚴經云譬如琴瑟箜篌不得妙指不發妙音此之謂也

勢必趨
代犧牲

唐高帝出獵見大官封羊憫其無罪就死地命以死鹿代之此心與齊宣愛牛事同假令齊宣目擊羊死苦楚又未必不以他物代矣雖然倉卒間死鹿亦不易得勢必殃及于生麑也善哉子輿氏曰見牛未見羊也

刺客之無成者爲鉏麑爲豫讓爲荆軻爲施全刺客之有成者爲專諸爲聶政然皆有未盡善處超于成敗之外而併泯其名者古押衙一人

而已義峻風高令人馳慕正史何以缺焉

牛壽幾何馬壽幾何雞壽幾何人猶得按期而考之蟻壽幾何則人不得而知之矣甚矣格物之難也聖人有所不知此類是歟非歟

六朝子夜曲歌乃當時委巷口語以吾爲梧思爲絲憐爲蓮采入聲詩而制器取象者亦因是蓋其來久矣近世畫屏帳者如爵祿封侯之類以雀鹿蜂猴四物當之如喜得連科之類以蟢

子遵。房二物當之寔諸本此
富貴人不壽者慾以猾其精後以銷其福誤以
損其德也貧賤人不壽者思耗于謀生神疲于
殫力病伏于失調也時論以六十爲下壽七十
爲中壽八十爲上壽此臆擬也予以數準之年
當六十納音一週屆六十四則卦氣已滿此爲
下壽盈百歲爲中壽踰百歲爲上壽古彊等非
眞地仙不過以上壽稱耳

天啟元年金陵嫁女不擇期不擇配舉城若狂愈禁愈譁蓋訛傳選宫女耳民謠云龍飛當歳首女兒賤似狗犬姓人擡人小户手携手富室筵席鼎貧家豆腐酒衣衫借親隣蓬頭不嫌醜將彌月而人心始定人情始安

天台智者安禪七日而湫潭萬尺化爲平陸藉闢眞君力以建立道塲神力如此其鉅至能變易川谷則夫滄桑互換之說未必氣化使然即

天神所默轉矣儒家局于所見駭其所聞以飛來峯等事爲怪誕不經盍以玉泉寺爲左券也可 然禪刹妄說傲誕爲怪何有於壽張哉

宋儒謂人身小天地天地大人身也

人身能如如不動乎達摩面壁九年九年後未免漸動天地清寧安其覆載之常此靜體也陵谷易位星宿移隕此動機也人久靜則以爲異天地乍動又以爲異是人身與天地性情形體

了不相似何從而位且育之必以陵谷易位星宿移隕爲天地之大災異、亦將以安禪入定面壁不動爲人身之小災異乎、漆園所謂終身不解之惑此類是也

齊丘欲竊化書爲已有而諱峭之名自在蔡邕欲秘論衡爲談助而王充之譽彌彰說者曰齊丘忌景升、殺之以皮囊、而沉諸河、又曰景升羽化、非齊丘所能殺也、又曰齊丘以自已所著寵

入其中如五常一章推尊仲尼景升道流肯援儒爲重耶況篇中自稱小人必非景升口吻種種擬議皆竊書盜名之罪案也王充幸不爲蔡邕所汲引得免于董卓之禍當時無名籍甚又好收藏異書所埋沒者何嘗一論衡哉

盧生所遇之呂翁屬開元間事其時洞賓未生不當扭揑爲一洞賓所度之姑姓趙名何另有一何仙姑開元間已蛻去在洞賓之先不當混

冐為一戲劇可毋拘而傳期于衆胡可弗考按純陽子五十歲道成登咸淳榜進士則六十四齡矣且非後五代人物而況可于唐人中求乎輯唐詩者併載黃鶴樓句尤可笑也

爵齒德三尊分屬儒玄釋三教于義亦協爵何以專屬儒儒重五常而首舉君臣則貴賤之等也序爵不尤重乎齒何以專屬玄玄門長生久視以延年為秘訣定不加雲房于王母之上列

偓佺于廣成之先弖齒不尤重乎德何以專屬釋釋門慈悲爲尚智慧爲宗行願爲本皆德也有佛而後有祖有菩薩有羅漢弖德不尤重乎非謂舉一而二可廢就最要處論也

奕與兵近與道遠與智勇近與仁讓遠與申韓近與黃老遠與貪嗔痴近與慈儉信遠

坑儒坑卒自秦始而坑法不傳唐節度使李希烈掘坎于庭欲坑坑顏魯公此僅一人耳長平四

十萬衆不知作何坑法、見棗餅而口流涎孩提爲然髫弁無是也見隹冶而陽壯發、髫弁爲然孩提無是也、食色二字因年消長即毛羽亦然矣道家辟穀雖下着因是以汰其滓穢不近淫慾一舉而兩消之亦捷法也

天下之物私則必藉于傳公則無待于傳故孔孟無傳道語而宋儒剏之實因于二氏焉傳燈

傳衣鉢傳法傳符呪曰闢異端而身顧自爲異耶

丘長春眞人不專于玄而得力于禪片言感悟蒙古呼爲神仙錫便宜金虎符總領天下道教夫佛圖澄之言不見用于石勒而長春之言深契合于元祖說者曰長春能呪瓶水生金蓮花元祖因是信之果爾則錫飛杯渡幇航塗掌等伎倆亦非澄所難者何靳靳不爲乎嘗謂混一之

主與偏霸迥異不但華夏即戎狄亦然石勒嗜殺别有所見若以龐居士之說進則魚水投矣故澄言枘鑿不相入也元祖于長春猶子房所云沛公天授者歟

曾子致謹于易簀歿求其寧也故深喜童子愛人以德而以細人姑息斥元夫子作春秋正防僭亂之漸而子路使門人爲臣僭孰甚焉秪因好勝一忿幾破敗其師生平故慨之深而曰行

詐曰欺天甚哉送終之禮弗可苟且從事孟子所謂喪死無憾者此也

桓眞人昇仙記詆陶隱居四非之外又好雕琢文辭勞神典籍窮究經旨標述異事坐是未卽上昇若然則語言文字不茀禪門障亦玄門魔矣而二氏藏經充棟何也大率學道未成者每騈枝其說妄附會于玄術而文人才士如駱右丞輩隱匿姓名逃之外方肯掃去筆墨不抒岐

見乎以故大還丹歌、托諸吳猛、醉思仙歌托諸許旌陽、鉛汞歌托諸嚴平君、龍虎歌、托諸陰長生、破迷還丹歌、托諸鍾離雲房、谷神直指大丹諸歌托諸呂洞賓、還丹破迷至真三歌、托諸劉海蟾也不然好名者方盜竊他人秘書拾爲已有而顧捨自身寶作他家珍有是哉若果出仙眞、不當以鄙褻瀆聽聞、又不當以要渺輕漏洩也、

沈李本宗贈先大夫詩下合文俞山人承其存詩查九靴退酒謄孫盛三公盟陷以付兄立之祿而扶其氣

郭汾陽子儀生八子、顯者四、李西平晟生十三子、顯者亦四、世俗誤傳汾陽王七子皆爲顯官、既缺其數、又濫其辭、特核之、寻鄉八子之家、無多得、曰施、曰何、暨寻宗、凡三姓、然皆不能盡入泮宮爲諸生、况八子俱顯、有是事乎、始武林人造言以昆玉八計、必無中式者、蓋引施以例其餘也、比壬子寻登賢書、壬戌何君允中成進士、而浮議遂塞、今八人渡先其三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悲夫九人登賢書者壬子後三先之癸酉予以己卯先二人

元僧智常華亭人也著佛祖統載其事有與沙門無涉且不核者第十三卷云安祿山陷長安有賊臣助逆者其人曾為閬守而畫像在路次玄宗幸蜀見之怒斬其像首其人在陝無端首墜果有是異何故正野史俱不載而智常又不重書其姓名也若云天子能造命則安史之亂玄肅豈不切齒怒罵未聞祿山思明病懲不寧何也誕妄極矣子書載曾參母臂為人所捉參

在野頃覺背痛而歸與此頗相類

佛祖統紀盖宋僧法槃所撰也謂知玄法師晁重于僖宗賜號悟達左股一珠隆起痛甚生有晁錯二字玄自傷夙業即右膝安卧而逝考水懺先有賜沉香座生人面瘡因果則又隔世事矣說者疑其不合而不知梁武至唐僖介陳隋二代閒相去叁百餘載胡可混也特因神僧傳誤以沉香座爲僖宗所賜故敢惑耳雖然而瘡

已瘳、股珠復發、八功德水所洗、當其亦然、

劉德成名操十六歲中科爲正陽鍾離所度、得仙號海蟾子、世俗畫工繪一蓬頭赤脚漢側蹲一蟾、謂之劉海戲蟾、不知其何所本也、吾因是想之白紫淸邈有天幸、其不作白玉戲蟾者幾希、

凡進諫者必察王有可恃納諫者必使臣無所畏范雎非不畏太后穰侯而敢于盡言無諱恃

昭王也有所畏無所恃而慂以嘗之輕則誅重則族

客有請繪關漢壽廊壁者王元美先生所定四事一爲斬顏良一爲樊城破曹氏七軍一爲天台受戒建刹一爲殲蚩尤淨塩池後三事俱確但首一事未妥耳夫白馬之役原非得已立効報曹預爲去計然當時昭烈羈孤依袁萬一風聞如二嫂何如漢祚何揣公事後必陰悔于厥

心非所安也予意公生平節概遭際尚有可抽揚者何必此試述二端俟後人酌定漢獻帝賜錦囊號美髯公其遇亦榮悉封操所餽金帛在庫速奔備于袁軍其風亦峻是二者可擇而補也 掛印封金明燭達旦二事 [illegible]

輪廻之說相沿久矣說者曰孔明再世為韋臯眞德再世為岳飛獨雲長永以神道顯不入輪廻中得非天台智者引之入三摩地耶愚有疑

焉護法善神尚能籍庇三寶免胎生之苦趣何以五祖戒禪師反墮落作蘇學士軾也豈渺茫無據乎抑別有端委不可思議乎

佛戒弟子不得受外道供有外道婆羅門者請佛無神通立五丈竿懸鉢其杪施食曰瞿曇弟子不能飛受者俔出吾下時舍利弗不忍犯佛戒隱而過之賓頭盧不忍屈佛道飛而受之以是見擯不獲從佛遷化至今猶在聲聞果中夫

賓頭盧于應眞爲第一尊者于佛門稱大弟子而微落貪嗔便自退轉舍利弗能忍辱精進矣我輩于世法中隱而過者絕少飛而受者頗多也

唐伯虎祈夢九仙得中呂滿庭芳五字及見坡老石刻心動蓋其年已五十三而蘇詞作于黃岡結句百年强半來日苦無多見者駭爲詩讖後登朝十餘年而謫又八年而逝伯虎見詞郎

令徹去尋病卒、猶之響卜、言者無心、而無休咎聽者有意而有吉凶也、易筮亦然、天下事好者難逢、惡者易見、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假令探兆者拈得此句、道未必聞、而干期已迫、然子竟不知何時吐此、豈因夢奠兩楹而發歟、非然也、

從古宗室之不幸者、無踰李唐、武曌殺唐子孫殆盡、黃巢復殺唐子孫殆盡、以故劉氏有東西

漢越氏有南北宋而唐一敗塗地不克中興殊可惜也

五代有成汭者下命改姓郭後貴顯鄭準爲草表復姓云功非蒯越乘舟難效陶朱志切投秦入境遂稱張祿此語浮而不切范文正公復元姓引用此聯恰當不易予友周野王山陰人也本姓孫占籍山東成進士爲尚書郎意擬滿考後誥贈以報周氏旋復姓焉未竟其志而歿予

戲擬一聯冥慰逝者魯邦孔寄雖姬公錫壤之鄉越國禹歸近武子用兵之地、倘才鬼有靈見之當爲一噱

孫武之斬宮嬪定非有心穰苴之殺莊賈未必無意賈寵臣也苴請以監軍使陰制已乎果陽借重乎以苴之力量能殲君所嬖以伸法豈患權輕而人不附哉請之非情也予謂景公昏惑、寵賈、則必信賈、自古未有佞倖而不讒賊者、方

晏子薦茁時將相已有成謀矣哀哉賈之愚而墮穀中也朱虛侯亦欲以是術殺産祿惜其氣太浮機太露而計不行耳

富貴功名節義道德性命文章靡不落空就諸空中衡之文章稍實蓋數者皆頼是寄且傳也極而帝王之運聖賢之脉天地之撰悉典籍延之人當屬纊後子孫念其先人丐文諛墓總于無可用情處苦用其情身後名輕生前杯重乃

達者之謔詞亦愚惰者所藉口也果爾則孝子慈孫但以酒食祭足矣何必費陳壽之米斛于才士之鬪哉

丞相無軍功而封平津侯自公孫弘始未必弘曲學阿世以梯榮當對策時天子擢弘第一則相位侯封並基于此今人托要路為舉主猶借其力汲引況天子門生乎武帝又非尋常天子乎史言弘希世度務則善揣摩者矣而何以發

十策弘不得一也

堯舜禹皆黄帝之後考世系放勲爲黄帝五世孫重華爲黄帝九世孫文命爲黄帝五世孫漢書顓頊五代而生鯀史記顓頊生鯀未審孰確然則潙汭釐降乃以姪孫妻祖姑羽山殛鯀又以姪孫殺叔祖也噫

劉隨州詩食參將可待誅錯輒爲名蓋因至德春正閒王師收復兩京而作彼所指之參應高

力士等倫所指之鑽應楊國忠等倫又云蒼生屬伊呂明主仗韓彭則李泌郭子儀其人也古人下字皆有着落無迂而不切處摘出以醒初學

項羽本紀不詳虞姬伏劍漢書亦因之後人何所據而謂虞自刎耶想當然耳虞歌曰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羽好色人也虞不死羽未必潰圍出羽初意東渡烏江聞亭長艤船待且甘

言勸渡心動而止蓋向者陰陵迷道爲田父所
紿致漢兵追及有所懲也

三代而後有極陋之政如一帝而改元者凡幾
漢唐宋皆然乎揣其故。改元則必大赦文武公
卿必有恩典覃被于是合詞貢諛以邀至尊不
貲之惠我　本朝遠邁前代者此其一端云

沈氏日旦初集卷五畢